

王先謙注

莊子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選印

莊子集解

王先謙註

上海書店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版复印

庄子集解

王先谦註

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1/2

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J 187·1 定价 1.45元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貨粟有請。內交於監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檄飾鞭箠爲伯樂罪。而檄髑髏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斃。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恆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衆長。間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莊子集解目錄

第一册

卷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卷二 內篇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三 外篇

駢拇第八

莊子集解 目錄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卷四 外篇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第二册

卷五 外篇

至樂第十八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卷六 外篇 雜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卷七 雜篇

則陽第二十五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卷八 雜篇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集解

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言逍遙乎物外任

北冥有魚釋文一本作其名為鯤釋魚鯤魚子方以智云鯤本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

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玉鶩運行也案行

下云水南冥者天池也作故曰天池案言物之大者任天而遊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崔譔云將飛舉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崔謂之闕郭注暴風從下上

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六月半歲至天野馬也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齊春之時塵埃也成

揚土曰塵塵池而息引齊諧一證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

此點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謂鵬是謂人說天鳥在九萬

矣非謂遂止也借人視天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遁云謂堂

喻鵬視下極言擗上之高李頤云置杯焉則膠著地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擊近義通漢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

也也 螭與學鳩笑之曰釋文學本又作學本或作學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鳥是司馬注作鸞不作鸞我決

起而飛李云決 檜榆枋支云檜突也李云檜集也榆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王念孫云則或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借蠶施寫照 適莽蒼者三食而反釋文蒼七湯反或如字崔云 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春糧隔宿搏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蠅 又何知借人為二 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 小年不

及大年上語明顯設喻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菌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 惠姑不知春

秋此小年也 也釋文惠本作媿司馬云惠姑寒蟬 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楚之南大引列子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堯臣封彭

故以久聞衆人匹之彭祖為比 不亦悲乎此段從小湯之問棘也是已注湯問篇殷湯問於夏莘張滿

審見聞衆人匹之彭祖為比 不亦悲乎此段從小湯之問棘也是已注湯問篇殷湯問於夏莘張滿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

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

而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再證 斥鴳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鵲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湛抵疑尺鷃不

何止一尺下文 彼且奚適也彼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明旨數仞矣彼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明旨數仞矣彼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又借斥鴳之笑。此小大之辨也。點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比，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云：而讀為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

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且舉世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我，辨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已斯已矣。成云：榮子

於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

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冷然善也。郭云：冷然，貌。旬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致得也。得風仙之福。案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猶免步行

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

哉。是逍遙遊一篇綱要。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己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

故為獨絕。此莊子自為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颯，川陽城人。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字林：燭，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主也。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李云：鶴，鵲

云：棲。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鼠也。李楨云：偃，或作颯。俗作龜。本草：陶注一名鼯鼠。歸休乎君

宣云：皆然，深遠貌。案首身亦自疾，其有天下之弊，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名施為梁相，魏王貽我大瓠之種。今萌蘆瓜也，即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施，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成云：平淺不容多物。非不嗒然大也。釋文：嗒，

号，李字。虛，大貌。俞樾云：嗒，俗字。嗒，作榜，虛也。吾為其無用而掎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向

云：鶴，拘拆也。釋文：徐音舉倫反。李楨云：此以龜為較之假借。元應音。世世以泝泝統為事。統，架也。李云：深

義，較下引通俗文：手足拆裂曰較。經文或作龜拆，下引此文為證。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

江湖？司馬云：虛猶結縷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短

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為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

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猶言棄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成云：狌，卑身而伏，以候教者。司馬云：遊，翔

屬。東西跳梁，成云：跳梁，不辟高下。辟音中於機辟。辟所以陷物。鹽鐵論利法篇：辟陷設而當其蹊，與此同

辟也。玉篇：王死於網罟。今夫麋牛鹿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中遠望，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注以為吾身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廣莫，廣大也。夫復乎無為其側，猶翱翔。逍遙乎寢臥其下。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斃牛之大而無用，不知釋樹之善。全以子求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安所困苦哉！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斃牛之大而無用，不知釋樹之善。全以子求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

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要平，驟執均物。我外形骸遺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為書辯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為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仰天而噓，蒼焉似喪其耦。向云：噓，息也。貌。本又作嗜。耦，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為冥寄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陸成字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案徐无鬼篇噓下無此句。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陸成字

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遊篇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骸作槁木之枝。遠生

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爾同。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云：籟，子游曰：敢問其方。術也。云：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命云：塊，由或體大。其名為風。是唯无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

之猶其下。同釋文。寥寥，山林之畏佳。即嶮巖。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

池，汚窳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竅形。激者，謫者，叱者。

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圈，獸之鬪圈。宜云：注深。

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生乎既無可推求不知其已平然俯仰非彼无我宣云彼即上之此也非我无所取成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是亦
 近矣成云然我即自然自選而不知其所為使與上怒者其誰邪相應案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崔云特辭
 兆也案云若有真為主宰者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可運動者已信能之有信而無形與我有相維繫之
 使然而其朕迹不可得見李楨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藏者腎有兩
 百骸成云百九竅與下二漏而九六藏也左腎右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言藏
 有六賅而存焉賅備吾誰與為親疏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將皆親而愛悅之乎或如是皆有為臣
 也成云豈有親疏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成云臣妾士女之賤職案謂役使之也言
 而賤為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
 代為君臣乎然有真君在焉即上真宰也此語點醒
 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靡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
 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攪視歲月之行盡如轉而莫之能止終身服役而不見其成功榮然疲役而
 不可悲乎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宿盧文昭云榮當作茶司馬作爾簡文云疲困貌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成云芒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之心之所志隨而成
 闇昧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之心之所志隨而成
 皆有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以爲者者非道者非道
 得師者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以爲者者非道者非道
 猶水行而自參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旨也此引為喻

且奈何哉無而為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未如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鶩音亦有辨乎

其無辨乎言邪抑以為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尚不定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隱言何以蔽而至於有非有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宣云觸處皆道本

亦不須辯道隱於小成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為道不知道之大也宣云偏言隱於榮華成云榮華淨辯之詞華

辯所以蔽隱至言老子故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

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故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弟名程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

以無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

亂擊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案儒墨事見列禦寇篇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濂云

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也彼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立皆自彼則不見

是之見存也案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即以本然之明照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彼此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返觀即明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雖然方生

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生浮游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言可即有以爲可者不可即

是非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即是以聖人不由宣云不由而照之

也於天之於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亦因是也由之蘇與云猶言職是故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郭云此

亦為彼所彼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成云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

彼是乎哉分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疑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郭嵩燾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握道之中不為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無窮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非其曰環中案則陽篇亦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非其窮故曰莫若以明惟此明是非以應無窮此音有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為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指是非今日指非指馬非馬矣故天地雖大特一指耳可乎不可乎不可郭云可乎已者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宣云道路也案行之

取譬與理道無涉物謂之而然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名也故指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於不然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論物之初固有不然而有可如指為指馬為馬是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無不

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不可聽人謂之惡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而

舉數事俞云說文莖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莖撞鐘司馬云櫺屋柱也厲病癩莖櫺以大小言厲西施必

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恢奇變之稱僞播詐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為一毀毀即成

異其分也成也分一物其成也毀也散毛成氈伐本為舍等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如此成即

而為一不必異視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為是不庸也者用也

故無論成毀復視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為是不庸也者用也

而為一不必異視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為是不庸也者用也

而為一不必異視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為是不庸也者用也

而為一不必異視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為是不庸也者用也

無用也者通也。無用而有用者，通也者得也。觀其通，適得而幾已。適然自得，則因是已。因任也。任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云：已者，既通為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謂之道，所謂適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斷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湛注：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芋音序，栗也。案：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漆園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為其所用，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案：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均平之地物與我各得其所，是兩行也。案：寓言篇亦云：始卒者環莫得其倫，是謂天鈞。天鈞者，天倪。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也。此作鈞用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次以為有物矣。庚桑楚篇：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無彼此，其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為有物矣。庚桑楚篇：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有物，尚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尚無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見是非則道之無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為損，而道實無虧也。故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不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成云：枝柱也。師曠節枝曠妙解音律，音全亦猶存情，所以垂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平公樂師案枝策，惠子之據梧也。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者，莊其策而不擊，惠子之據梧也。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